



断桥斜日归船

石地
著

散文素有美文之称，它除了有精神的见解、优美的意境外，还有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文采。经常读一些好的散文，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培养高尚的思想情操...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断桥 斜日 归船

石地 著

内容提要：

散文素有“美文”之称，它除了有精神的见解、优美的意境外，还有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文采。经常读一些好的散文，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培养高尚的思想情操，还可以从中学习选材立意、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的技巧，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散文的语言清新明丽(也美丽)，生动活泼，富于音乐感，行文如涓涓流水，叮咚有声，如娓娓而谈，情真意切。美好的散文，为你一一呈现。

ISBN 978-7-89900-374-9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总策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阮琳越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kf@mail.wpcsh.com

电话：010-58110486

传真：010-58110456

版次：2015年12月第1版

字数：63000

定价：2元

ISBN 978-7-89900-374-9



9 787899 003749 >

书名：断桥·斜日·归船

目 录

第一章 老拐，我的爸

风从故乡来

难读懂的眼神

留在桃园河的记忆

父亲和树，树和父亲

苦命的二姐

祭

第二章 清水河，我的母亲

红瓦房

父爱无涯

一件鸡心领的毛衣

怀念奶奶

写给姐姐

背影

第三章 爸爸是我北方的启明星

娘亲

我的“继母”心情

默读母亲

今夜入梦

爷爷，你在天堂还好吗

我与“法西斯”老爸

第四章 都是美丽的谎言

叶落无声

断桥·斜日·归船

弟弟

故乡的黄土地

一片难领的深情

正文

第一章 老拐，我的爸

家庭秩序和法律秩序一样，不能自动成立，而是通过意志建立并维持下来的。

——阿兰

老拐带着5岁的青果来到坎上时，油菜花正开遍马村的沟沟岔岔。那年，我7岁。我又开双腿堵在柴门外，向老拐瞪着眼叫喊：这是我的家，我讨厌瘸子。母亲揪住我的耳朵说，叫拐爸……我说我爸死了。母亲扭头恨恨地瞟了我一眼，回头对老拐说，小孩子娇惯了，就这德性……你别见气。老拐憨憨地傻笑着吱唔，不计较，不计较，那神情却尴尬极了。看着老拐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心里就特解恨。

童年的我，注定不能和老拐成为朋友。我恨老拐，因为老拐，我和母亲有序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老拐来我们家的第一个夜里，我便被母亲撵出了她的被窝。夜里，我像一只疯狂的小兽，尖叫着，拼命踢打母亲的门。我的凶狠终于让自己在和老拐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老拐被迫离开了母亲的房间，我又重新得了温热的母爱。我霸占着本来属于老拐的位置，看着他蔫鸡似的败下阵去，惨兮兮地在堂屋的地铺上蜷成一团，我幼小的心里便滋生出某种报复的快感。

那时我就想着，我不会让老拐有好日子过。我常在和他的较量中躲避着母亲的鸡毛掸子，可傻乎乎的老拐总是站出来护着我，将战争平息下去。我天生的逆反心理让我提防着老拐的一举一动，我知道他在讨好我，麻痹我，以博取我的好感或同情。我才不上当呢。

从老拐踏进我家门槛的那一刻，我就变着法子给他添乱。我拿他的宝贝女儿当丫环使，骂她，偷袭她，把她拧得遍体鳞伤。我还咬她的脖子，拿石头砸她，在她的书包里放几只癞蛤蟆或大青虫什么的，或掏出小鸡子在她面前示威，让老拐心疼得掉眼泪。小学五年级那年，我把青果的腿踢坏了，老拐还跪下来央求过我，这一直是我的骄傲。我打骨子里瞧不起老拐，认定母亲跟了一个瘸子是我们家的耻辱。我的“恶行”常常会招来母亲的打骂，这时老拐却总是傻傻地替我通风报信，指使我逃跑。一次，我将老拐过冬的一条棉裤拿去蔡老婆子家换了李子吃，被母亲撵到了河滩上，我跳进了河里。老拐赶来，把我拽上牛背，在牛背上抽了几鞭，那牛驮着我，几下就泅到了河对岸，气得母亲骂了老拐好几天。初一那年放寒假，母亲对老拐说，没得法子，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供兄妹俩上学，干脆让李子和青果辍学吧。老拐神色凝重地坐在院里的石磨上，狠狠地吧嗒着旱烟。我恶毒地也了也老拐。我知道，在家里，老拐说的话是有份量的。他嘴里吐出的每个字，都将决定我的命运。这些年，我和母亲能在贫困的马村生活下去，没有老拐是不可想象的。去年天旱，粮食颗粒无收，是老拐一瘸一瘸地在杨柳滩打铁，才养活了一家人，才有我和青果的书包和课堂。老拐一辈子就会打铁，除了打铁，就成了一个废人。那一瞬间，我注视着老拐的表情，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牵动着我的神经。他娘，这事……就等着来年开学再说吧。老拐把旱烟杆在腋窝里搔了搔，慢条斯理地说。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老拐精明着呢，他不表态就意味着我的命运攥在他手里，这个死老拐！那个假期因此也特别的难捱，听母亲说，老拐那阵子好像回黑村老家治病去了，整个冬天，也不见他的影子。

假期快结束的前几天，母亲的哮喘病又患了，都咯出了血来。我和青果上山采了些草药回来，给母亲煎服。我抓住母亲瘦若干柴的手说，妈，我真的不想上学了，我都这么大了，我有力气，我想跟村里的大富他们去煤窖干活。母亲说，王老师昨天来过，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可咱们家底薄哇……母亲说，李子，你就别恨你拐爸了，行吗？他都快五

十好几的人了，腿脚也不灵便，到咱家几年，累得背都驼了。母亲说着，一行老泪就从昏聩的脸上流下来。他不该骗我的，大冬天的，雪也下得紧，还逞什么能呀！……娃，听豹婶说，你拐爸在县城里烟草工地上干杂活，一蹶一蹶地扛水泥呢……我寻思着，明天，你就去城里看看他吧。我一听，就傻了。

那年真冷。记得我赶了40多里山路，到县城时天就黑了。一路上，我不知为什么，腿骨特别的卖力气，像是要赶去见一位失散多年的亲戚。我渴望见到老拐。那晚雪下得很大，街上冷冷清清的，厚厚的积雪在山城昏暗的路灯下泛着微弱的光芒。找到工地大约是晚上11点多了，我搜寻着老拐的身影。远远地，我看见老拐独自一人，在雪地上扒着积雪下的红砖，然后把砖头挑去远处的机房。他一蹶一跛地吃力地走着，似乎那根小小的扁担就要把他压弯。单薄的影子映在雪地上，仿佛一阵风就可以将它吹散。我呆呆地站在冷冷的寒风中，我感到了某种无以言喻的温暖，惭愧的泪水恣意地落下来，落在冰冷的雪地上。老拐突然发现了，他想逃走，可他懵住了，站在纷飞的大雪中半晌说不出话来。妈让我……来看你……我红着脸说。老拐说大雪天的，跑出来干啥？会冻坏的……饿了吧。我说我不饿，我吃了妈给我炕的馍。老拐说，骗人，家里几个月前就没麦子，哪来的馍吃？后来，老拐丢下手里的活，带着我在街上转悠，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快打烊的饭馆，要了半斤狗肉和一海碗面条，老板过来套近乎，说咋这么晚才来？老拐说，儿子从乡下来看我，刚来，没吃饭……老拐说这话的时候瞟了我一眼，怯怯地低下头，像是害怕我听见似的。老板问，一碗？老拐摸了摸上衣口袋，说，就一碗吧。看着热气蒸蒸的面条，看着老拐苍白的脸和冻伤的手，我的眼泪终再也控制不住，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我突然抓住服务员的手，说，给我拐爸来一碗吧！老拐就哭了。后来吝啬的老拐还第一次要了一盅酒。回去的路上，老拐走路也就一脚深一脚浅的。

除夕晚，老拐从县城回来，还办回了许多年货。母亲看着老拐腐烂的双脚，哽咽着说，咋不搭车回来，从县城到马村，也就一块钱呐。老拐趴在床上哼叽。我知道老拐是心疼那一块钱。那血汗钱，哪怕是一分一毫他都舍不得花的。母亲含着泪，一针一针地给老拐挑脚板上的脓泡，每挑一个，老拐就尖叫一声。那叫声直疼到母亲、青果和我的心里。那晚，我们围着一盆炉火，第一次吃了一顿丰富的年夜饭，因为老拐，家也一下子变得充满了生气。母亲说，娃呀，你拐爸的酒瘾，十里八乡没人不知道的，可是，为了这个风雨招摇的家，他好几年都没能喝上酒了。吃完晚饭，老拐从衣袋里掏出个小红布包递给母亲。一共是320元。老拐说，我算计着，娃们的学费还差20元，还得想点法子。不过，我跟邻村的黄木匠打招呼了，在他家借一点，来春给他家打架犁耙，就抵那债。老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素芬呀，娃们还小，总得在课堂多混几年……能让娃子上学，我这心就乐着呢。母亲默默地看着老拐，我知道她心疼老拐。城里的娃呀，那才叫有福哩。那墙上写的，什么来着，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我这个当爹的，对不起娃们呀！老拐说着，端起酒就一饮而尽。我突然觉得，我和老拐的战争该结束了。我叫了一声“爸！”扑通一声跪在老拐面前……

开学后不久，母亲告诉我，老拐压根儿就在骗我们，他没有给黄木匠家做犁耙，为了凑齐那20元钱，他把自己的一双大头皮鞋卖给了黄木匠。

几年后，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听母亲说，老拐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可他照常杨柳滩上打铁，每月月底，我都能在邮局准时收到老拐寄来的钱。不知为啥，那些日子，我特别想老拐，不知他的身体怎样了。只是，由于经济拮据，我很少回家，但心里一直想念着老拐。

再见到老拐已是1998年尾的腊月三十。在蓬州车站，母亲和老拐来接我。我突然发现，老拐的左腿不见了，拄着一根拐杖和我在寒风中拥抱。不中用……据掉了……老拐说着说着，就扭过头去。母亲说，怕影响你学习，你爸截肢的事，没告诉你，他不让我写信，这辈老头子……我抹了抹眼泪，紧紧地抱住老拐，我说爸，我背你上车吧。晚上，母亲烧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我替老拐夹菜，站起来给老拐敬酒。我说爸，我对不住你，我敬你。老拐就哭了。

老拐摸了摸我的脸，仔细地看，久久地看着。老了，我都老了……想想年轻的时候能一口气扛450斤的架油机，那时，真像一头蛮牛……老拐说话的那口气，就像又回到往昔的生活里。那晚，从不喝酒的我，喝了很多酒，喝到心里痛，不是酒精的作用，而是感觉有一把手术锯，把我的心锯成了泥……

我想，我是真的需要抛弃些什么，来陪伴我的亲人们。真的，在这世上，我们欠得最多的，只有父母的养育之恩。为了儿女，他们几乎殚精竭虑地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我想，下次回家，我一定替老拐，不，是替父亲，替我爸捎一瓶“XO”回去！当然，天快凉了，我还记得欠他老人家一双大头皮鞋呢！

风从故乡来

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的呢？父母的心是最仁慈的法官，是最贴心的朋友，是爱的太阳，它的光焰照耀温暖着凝聚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意向！

——马克思

行走在别人的城市，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村庄和母亲。

母亲是我人生的哲学。还会有谁像母亲一样更爱我？我就像果实一样，掉落在文字含钙的核里。除了湘南，和湘南以外的歌声，唱歌的人，一定是我前世的最爱。

总喜欢在晚上一个人靠着窗口聆听夜风的声音，这个时候我的联想里就会有大大小小片的竹林与梧桐树浮现。那是故乡的竹林，故乡的梧桐树。我似乎听到了蛙鸣的声音，那像歌曲一样动听的音符，在我袅袅的炊烟晒谷场上跳来跳去……那是一首诗。很美妙的诗。

我从小出生在湘西南一个偏僻干旱的小山村，全家七口人。我的父亲母亲，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最小的，排行老五。家里很穷，除了二哥念书念到高中，其余的都只念到初中。姐姐只有小学文化。1992年初中只念了一年的我，也因为家庭的贫穷，放弃了继续读书。那个阳光一样的少年是带着怎样的泪水背过校园的门，走向寂寞依旧的乡村，走向那座陈旧的土砖屋。我好想读书啊，可家里实在太穷了。每次我说要继续去学校读书时，母亲就叹着气说：你只有把我这老骨头给卖了啊。我的泪就会像断了线的珍珠，一颗一颗地掉落……辍学的日子里，我与年迈的父母从零开始，面对土地和锄头。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现在要学会使用这个，因为你将来是一个农民。

农村的夜是寂寞的。我在一盏暗淡的煤油灯下看我亲爱的老母亲纳鞋底，一针一针地犹如穿过这寂寞的夜，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娘是一个纯粹的文盲。娘没有文化，体力劳动的扎实苦干是娘这一生最荣耀的事情。娘在劳动中表现的力量是我至今也无法想像的。听娘说，为了赚几角的钱，帮人家挑担，从几十里路远的地方挑回来。饥饿的程度，劳累的程度，我无法用笔来描述。娘说，有一次挑担回来，刚到家门口便昏倒了过去……

娘严重贫血，娘在床上躺了好长日子才缓和过来。初夏的天空，空旷而高蓝，往事的苦楚和甘甜在夏风里一阵又一阵地涌进来。在我始终如一的骨子里，彻底地善爱着父母。母亲今年67岁，父亲81岁，父亲比母亲整整大十四岁。父亲已老得让这个季节难过。可父亲仍然健康自信地挺着，像青松的精神一样活在我那个到处是岩石的石头凹里，那个小名叫“唐阿冲”的村子里。父亲跟母亲一样也是个文盲。但父亲不是个纯粹的文盲。父亲当过兵，扛过枪，父亲在部队的时候因天资聪慧斗大的字也识得了好几箩筐。从来不会写字的父亲却能工整地签下自己的“大名”。父亲惟一骄傲的理由便是在朝鲜血战“上甘岭”最后凯旋。父亲是我们家族中惟一出过国的中国农民。我为父亲而自豪。

父亲老了。可父亲一直还酷爱着看书。父亲看的书不多，但看得特别仔细。有不懂的地

字、词和句子老爱来问我。问得多了，我便有点不耐烦：一大把年纪了，还读什么书。父亲便会笑着说，人老了，可心不能老啊。

母亲是父亲惟一的侍从。从结婚至今，一直相依为命、任劳任怨，父亲的脾气就像天上的云，变幻莫测，时好时坏，好时一脸灿烂的笑，坏时，摔碗筷小气巴拉的样子瞪着你，火气旺盛时就骂粗话，歇斯底里的表情，我打心里汗颜。母亲总是沉默得一如往常，始终对父亲那么好！

我想起撒哈拉沙漠里阿拉伯人必喝的三道茶：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甜似爱情，第三道淡如微风。好比今夜的文字是淡如微风的美，终其一生，也是非常有趣的了。

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春天，我接到了哈尔滨市一家权威的青少年杂志的邀请，叫我前去编辑部做编辑。父亲不相信似的一把拿过信去，戴着老花镜细细地阅读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出了声音。当证实是真的叫我去做编辑时，父亲又严肃地看着我说：“你才开始你千万莫要骄傲！你要写出名堂来让我们沾光啊。”父母亲的眼睛里盛满了晶莹的液体，那是喜悦的抚慰啊！

去哈尔滨得花好几百元钱的路费。因为家里穷，父母只得去跟左邻右舍借。母亲把整个小村子都借遍了，只借到了400元钱。母亲问我够么？我也不知道够不够，但我知道出远门多带点钱是好的，可家里实在穷啊，我便说够了。母亲便沾着口水在煤油灯下数钱，那些钱都是拾块五块的，还有角票，厚厚的一沓，母亲仔细地清点了两遍，然后交给父亲，父亲数过又还给母亲，母亲这才将钱递到我跟前，她小声地叫我再数数。

我将钱小心翼翼地放在贴身衬衣口袋里，见我的胸膛胀鼓鼓的，母亲忙说不行不行，这样太显眼了，万一被人盯梢上了就麻烦了。我说我能看得住。母亲当即便去找来针线，把几张大一点的票子卷好放进我要换穿的裤衩口袋里，然后就一针一线地缝上，又用手捏了捏，这才放心地笑了。

第二天，我在父母的千叮万嘱中离开了家。走到快看不到村子了，母亲还远远地站在那里，我的眼里顿时湿湿的……

故乡的寂寞，故乡的贫穷，母亲总能够平淡，朴素，美好地踏着山道弯弯的路儿到田地里去干活，到外面的村子里赶场。用微薄的零花钱换回一些十分廉价的物什回来，往往会记得给我们买香蕉、甘蔗、苹果、桔子等等，当然，这些水果都是破烂不堪的，但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

父亲的酒是戒不掉了的。

所以，母亲总要忍痛割爱买些酒回来给父亲喝。尽管父亲每一次喝了酒就要虎视眈眈的样子，乱讲酒话，但母亲还是照旧这样地顺着父亲。母亲从来没有叫过父亲的名字，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叫父亲“暖”。这个词蕴含着另一种“丰富”的爱之情愫。那是母亲对于他的一种亲昵的称呼。那个年代这个称呼是“别致”的。

父亲的名字是母亲终生的秘密，藏在心里，不轻易的使唤。他们身上永远有一股浓浓的泥土味，在我的眼里，土气是一种健康的气质。

母亲爱做手工，好像我灯下的笔和文字一样，永远是有趣味的。慢细细的动着，总给人一份岁月的悠长，漫无止境的安全和稳当。我最喜欢在夜深人静的灯下守着母亲做针线活，母亲就边做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直到我美滋滋地进入梦乡。

每一次出远门或者从远方回家，母亲总要宰一只养肥的家鸡给我吃。在我们那儿，宰杀一只鸡对于客人来说已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对于自己的亲人来说更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而母亲总要首先把那两个大大的鸡腿夹到我碗里。我就会埋怨说，给侄儿他们吃吧，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母亲就扬着白发的脸看着我，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温爱。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漂泊的浪子，常年奔走在别人的城市。像我这样的年龄在我们村庄大都结婚生子了，有好多自己的小孩都可以打酱油了。每一次面对自己的贫穷和正在

消瘦的青春，我都忍不住哭出声来。在那个到处都是石头的小山村里，母亲的话让我再一次流下泪来。母亲说，孩子是运气没到头，孩子是写书的，孩子会有大出息。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我曾为父母写下这样的句子：

空气中充满稻香的味道
再次进入我疼痛的想像
那个一辈子生活在乡下的人
是怎样把贫穷的土地打动？
我的年迈的父亲
你是一棵湿透时光的树
站在我一生的故乡
而我善良的母亲
却像树上的花一样
年年开在我的春天……
我爱这个世界，爱这个到处是梦想的生活。

在漂泊的路上，我以两种身份生活着。白天我呆在别人的城市为生活打工，晚上我住在自己的村庄为命运加班。

那个白发苍苍用尽一生来爱我的母亲，面对她，我是愧疚的。她穷尽了自己的一生，像故乡的那块土地，严重缺乏“营养”，可她却“营养”了我一生。故乡对于我永远都是忧伤的。

难读懂的眼神

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教师。

——哈勃特

那年夏天，我从工商管理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财会专业毕业。在学校里总是目空一切，心比天高的我对未来充满着很多的幻想，然而当我刚走向社会时以前那些幼稚的想法便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我被迫跟着年迈的父亲到处去向别人求情。父亲是一个老革命，六十年代初中毕业就在当时乡政府的领导下创办了我们村里自己的小学，那时他上午上课，下午便回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挣工分。七十年代末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父亲便每月领着七元五的工资，回家后还得辛勤地参加劳动才能养家糊口。可是父亲却从无怨言，从来没有因私事而耽搁过教学工作。最值得我们全家人高兴的是八七年，那年父亲终于因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的政策转成了公家人，我们家第一次破例宴请了很多父亲的同事和亲朋好友以示祝贺。父亲终于成公家人了，从那时村里人投来的羡慕的眼神中，父亲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他很感激党对他的关怀，他工作更加卖命了，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

那时我在上高中，正处于高三升学的关键时刻，我因多次感冒患了鼻炎，身体十分糟糕，成绩一降再降，我多么希望父亲能出现在我的眼前啊！给我以力量。可是我失望了，父亲只是在一次次的回信中鼓舞着我，要我学会坚强。我却没有能理解父亲，选择了对他的不满和愤懑，于是我毅然地选择了走成人高考这条路，我心里只想狠狠地气他，而父亲却全然不知。

普通高考成绩下来了，我名落孙山，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只是我看到了父亲眼里第一次涌动着泪水，他一言不发地坐在屋檐下的木头上一股劲地抽着烟，一边默默地吐着烟雾，一边用手无力地驱赶着蚊子。我的心里获得了一种快感，我为我终于报复了父亲而感到高兴。

在我的一再的坚持下，父亲被迫同意我上了本市工商管理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

在送我那天，父亲一改往日的沉默的状态，高高兴兴地给我收拾床铺，给我办理好各种

手续，现在想来，父亲其实当时是强装出来的，是想给我一个的开始。在他要离开时，我突然发现父亲的眼眶有点潮湿了，当他的眼神触及到我的目光时，他赶紧躲开了，装着转过身去看车子来了没有。我的冲动的选择注定了我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上这所学校不久我就后悔了，我真不知道如果不是父亲的再三叮咛和鼓励，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每个假期放假回家，我都发现父亲和我相处时总是谈笑风生，尽显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感，可是当他独坐在一边时，他却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他总是静静地看着地面发呆，静静地抽着他的烟。从飘过他的袅袅的烟雾中我读出了他眼神中的忧愁、内疚和失望。

我开始同情了父亲，我开始感到了我能对他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继续走下去，于是我开始在父亲的精神鼓舞下勤奋地学习，又开始意气风发地对未来充满了梦想。毕业时我参加了很多省上和市里举行的人才交流会。有两家大的单位很欣赏我的才能，当他们看到我的档案中是成人教育学院的学历时便婉言地谢绝了，而我到其他单位的柜台前，他们一看到我的学历便把我拒之于门外。

我彻底地失望了，回到家里大哭了一场。父亲走到我跟前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受点委屈和挫折算什么，你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只是时间的早迟问题。先去学校找个出纳来干吧！晚上我听到父亲和母亲在隔壁一直谈到深夜。

第二天父亲便打点好行装，背一秤(10斤)左右的大豆就出发了。我从母亲的口里得知父亲是专门为我求人去。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求人这是第一次，以前他是不去求人的，他宁愿自己吃点苦也不愿去麻烦别人。

父亲走二十里的山路才走山村，还得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才到达他的目的地——石明中学。他选择那里是因为那里才刚单设初中正缺人。

天快黑尽了，父亲才跨进了家门。他走得全身是汗，可以想象他完全可能是小跑着赶回来的。他还没有落座，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咱家娃只等着开学上班了。他的眼神在灯光的照射下闪射着异样的光彩。

开学那天，父亲在我上初中、高中、大学后又一次帮我背着行李把我送出了家门，去寻找我的归宿。

当我们到达石明中学时，父亲指着对面走过来的那个中年人对我说，那个就是你们的校长，对人很热情的，你要处理好和领导的关系，那天聊时还扯出我们是七弯八拐的亲戚呢。父亲显得很自豪的样子。父亲吩咐我作好招呼他的准备，可是那个校长看了一眼这方却并没有如父亲的愿那样走过来，而是走了一截又往回走了。

我们等了两个多小时后，只好又回到那个校长的家里，父亲说，中午他总要回来的。中午时他终于回来了，父亲必恭必敬地招呼了他，父亲这辈人能从农村走出来已很不容易了，他们对领导是绝对的服从，所以父亲象基督教的信徒一样显得十分虔诚，说话显得哩哩罗罗的，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说话的样子，而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我崇拜的，说话总是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此时我有些看不起父亲！而校长一进来就显得很冷淡，他说，老罗啊，现在已经满员了，没有办法。父亲听到这话时差点倒下去了，他仍然强装出笑说，没什么、没什么，然后又背着铺盖和箱子低着头走出来了。

父亲一言不发地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仿佛是被生活遗弃的人漫无目的地行走在街道旁的马路上，我真想找条地缝钻进去。我此时此刻真想恨父亲，因为他不信哥哥的话，当时哥哥就说既然人家答应了，就应该去给人家烧点香进点贡，要不然煮好的鸭子都会飞。可是父亲不相信，他说社会上并不是人人都象你们想的那样，你们不要把问题看复杂了。于是父亲等待着时间的流逝。可是我恨不起父亲来，我看到走在前面的父亲头发都已经花白了，汗水从他的颈部不断地渗出来往下流，沉重的箱子压得他佝偻着背，头低得很低很低。

我的泪水突然不听使唤地喇喇地落下来。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没让自己哭出声来。父亲除了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还鼓励着我别灰心，再想想办法。我和父亲都饿得肚子咕咕叫了，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心情吃饭，只是一味地走着。

我们走着走着，突然听到马路的半边有人在招呼我们。我们看了看那人，父亲感到有些诧异。那个人说，你不记得我了，我在你们那个队干过活，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罗老师，快到我家里坐一坐。父亲想了想，哦，你就是王师傅，做家俱做得很好。父亲脸上露出一些欣喜的笑容对着我说。于是我们相跟着王师傅到他家里，他热情地款待了我们，我们在饭饱过后又再一次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我至今都很感激这位王师傅，是他在我和父亲最痛苦最孤独无援的时候给了我和父亲亲人般的温暖和关怀，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从王师傅家里出来，父亲和我又直接赶车到县城找到了教育局。看到父亲兢兢业业干革命工作三十多年的份上，教育局终于同意我在一所中学代课了。当然代课不是我的目的，而只是我人生设计中的一个过渡。父亲把我安顿好后，他又要回去教他的学生了。在父亲要离开时，我们面对这两天可谓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们四只泪眼相对，实在舍不得分离。我更加想念家里的妈妈和哥哥，看着装着父亲的车子渐渐地远去，我第一次读懂了父亲。

以我的能力，我教学水平不逊于我的那些同事们，而且我教的成绩都比他们高，可是其他类似我的老师都先后转正了，而惟独我却因不是毕业于师范类学校而没有资格参加考试转正。我没有机会从事教育了，我挥泪与教师职业告别，只身来到开放城市——深圳。我在一家皮鞋厂里先做员工，逐渐因我出色的表现被提升为质检员、领班，最后爬上副经理的位置。

一路的艰辛只有我自己清楚。远在南方的我却越来越想念家人，父亲已经退休了，我多次叫他到深圳来耍。可是父亲却总是推卸了，他仍然坚持戴着老花镜给我写信，鼓励着我，告诫着我。因我实在太想念他们了，他便把他的一张相片给我寄来了。看着相片上父亲那双记录着我成长历程的眼睛，我看到了我自己，看到我曾经遭受过的羞辱，看到我因不争气给父亲带来的伤害，我便浑身都是力量。父亲已经老了，包括他的一些思想和观念，都明显地不适时宜，但是我却愈发觉得它的珍贵。

因为在父亲的眼神中，我真正地读懂了未来。

留在桃园河的记忆

童年的一天可以跟整整一个世纪相比，不论你怎样尽情嬉戏，流连忘返，时间仍是那样充裕，被你消耗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在儿童面前，天地是浩瀚辽阔的，任你驰骋纵横，展翅翱翔，仍然不知何处是海角天涯……

——列·列昂诺夫

记不得自何时起，再回故乡时，已不见了路畔小河里的淙淙溪流，惟有萋萋青草自河底铺满河沿，自愉自安地于风中招摇着身形。心中并不觉得诧异，印象里小河断流是常有的事。然而偶一次经过村南的桃园河，我却惊讶地驻足了许久：桃园河干枯了。干枯的桃园河象一匹疲累的老马，斑秃着枯干的鬃毛，喘息着，呻吟着，却淌不出一滴泪来。这便是记忆里终年不竭的桃园河吗？这便是淌着粼粼波光，嵌着柔柔水草的桃园河吗？这便是鼓着声声蛙鸣，潜着悠悠鱼儿的桃园河吗？我不由得疑惑，也不由得怅然，几经更年，几多变迁，桃园河也大不同了。

归来静思，却也释然。桃园河不过是条宽约十余米的人工河，虽不知源头与终端分居于何处，但所引之水皆来自黄河的支流沁河还是大抵知道的。如今，黄河几欲断流，沁河也宛若一线飘摇不定的丝带，桃园河又岂有不枯竭的道理。且不说是何种原因造成了如今的现况，自然的法则不是我们人类尽能解读得透的。好在桃园河曾那样清冽冽地流淌过，使我少时的岁月平添了几多欢悦，几多酣畅。恰如我人生行程里旅历的锦绣花廊，回望来路，虽已是一

地落樱，但捡拾起几片零落的花瓣，仍不免使心灵沉醉神往。我便常常喜欢咀嚼回味少时快乐无忧的时光，也便常常感谢自然曾赐予我那样清冽冽的桃园河。

桃园河原本没有名字的，因傍河曾栽种过一片桃园，村民们便习惯地称其为桃园河了。桃花盛开时，那缤纷的花簇与清澈的河水相映相衬的美景我没有亲见过。在我的记忆中，桃园里仅有几株不大结果的核桃树，其余便是菜地了。当然，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坟头，要知道傍河的桃园应算得上是风水宝地了。

我很奇怪桃园里怎么没了桃树了，问了母亲才知道，那些桃树是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去了。再问：结的桃子大不大？好不好吃？母亲说：很好吃，是又大又甜的水蜜桃，桃子成熟了，按人口家家分了去，咬一口，蜜一样的汁液流出来，想起来就馋人。母亲这样说时，我便狠狠地咽口水，好想把那蜜一样的汁液一起咽下去。

没有桃树的桃园河依然是我少时的乐园。春天里，油菜花黄灿灿地铺展开来，浓香四溢地招蜂引蝶的时候，我们几个自小一起玩大的小伙伴儿，便常常于周末的午后，拿了瓶儿、缸儿、网儿、篮儿一路嬉笑打闹着朝桃园河奔了去了。出了村子，直直的一条坎坷的土路，不消半里地就上了桥。立足桥上，长长的桃园河如一条飘逸的缎带，在春日的暖阳下溢着光，流着彩，泛着波，打着旋，招招摇摇地一路奔泻下来，亮闪闪晃得人眼花，清湛湛撩得人心动。兴奋便立刻满溢了心怀，急切切地按耐不住，我们便一个个象雀儿似的欢叫着奔下河岸去。

河岸上能够探得到水面，立得住脚的缓坡不过三两处，其余的地方则比较陡峭和危险，去不得的。我们便分工合作，年龄大些的执着网儿或提着篮儿站在缓坡处，沉住气静观着水面，待那些逗点似的蝌蚪儿，银色的寸把长的鱼仔儿聚在一起或游弋到水草间时，便猛地将网儿篮儿照准了斜斜地伸进水里，再快速地提将上来，那夹着河泥带着水草的网底篮底上便有小鱼仔儿、小虾米儿蹦达蹦达地跳，蝌蚪儿也奋力扭动着尾巴在河泥与水草间挣扎。

岸坡上托着瓶儿捧着缸儿的，不待招呼早伸了瓶儿缸儿的过来，嘴里还不住争着嚷：给我！给我！于是，那些鱼儿、虾儿、蝌蚪儿便被小心翼翼地请进装了河水的瓶儿缸儿里去。雅致的主儿还要了水草一并发进去，绿的草、清的水、活泼泼的小生灵便在这瓶儿缸儿里营造出一个小小的水世界来，那喜滋滋瞧着这水世界的眼眸里流泻出的眼波儿便也更加生动鲜活起来。

那些蝌蚪儿、鱼仔儿、小虾儿毕竟是有些憨憨的，心眼儿比不得人聪明，虽受了几次惊扰，仍不大晓得提防，待水面平静了些便会渐渐地游到河岸边来。因此只要有些耐心，不消半日，所有的瓶儿缸儿里便尽是这些小东西上下游动的身影了。小嘴巴贴着瓶壁或缸沿比赛似的开合着，象在齐声合唱，又象在纷纷责怪我们的顽皮，我们的小眼里便隐隐地有些不忍，但也终舍不得放回河里去。于是找个安稳的地方搁好了这些小小的水世界，再把网儿篮儿收放在一起，便开始我们新的工作了，男孩子喜欢比赛打水漂儿玩，女孩子则到河岸上拈毛毛丫或者寻贝壳子去。

打水漂铁子是高手，我们几个谁也比不得他，普普通通的一个瓦片儿石片儿到了他的手里，便如施了魔法，总能在水面打出十几个水漂来。那石片儿、瓦片儿象轻盈的飞鱼似的在水面上一上一下地跳跃，激起片片水花，荡起层层涟漪，玩的人陶醉，看的人也痴迷。我向铁子讨教，却怎么也学不来他的技巧，甩出去的石片瓦片儿往往只在水面蹦跳两三下便沉在水底里去了。若能打出六、七个水漂来，在我便是很开心的事，我便会兴奋地叫起来，拉了别人看我的表演。

毛毛丫是一种不知名的植物的穗状花，在河岸上生得最多，而且离水越近生得越饱满。那花刚长出来时由青青的叶片包被着，顶端尖尖的，肚子饱饱的，拈住了，轻轻向上一揪，便揪了出来。剥开叶片，露出细长的水嫩白亮的花儿来，拈出来放在嘴里，细细地品那清鲜嫩甜的味儿，怎么吃都不解馋。妹妹拈了毛毛丫常常分给我一些，记得一次恰巧村里来了一

个耍猴子买艺的，我便拿了些毛毛丫丢给那猴子，不想那猴子居然懂得剥了皮儿取里面的花儿吃，使我着实惊奇了半天，不免由心底里夸赞猴子果然是聪明的动物了。

贝壳是我们这里男孩女孩都喜欢玩的小玩意儿，通常是分币那么大的扇形的小贝壳，也有河蚌的大贝壳。挖河时抛在河岸上的河泥里夹裹了很多这样的贝壳儿，我们便常常从河岸上捡了来，清洗干净了，露出清晰的纹路来，有的还带了五彩的花纹，小巧而精致。于是放学后，或者周末闲暇的时间里，便常有三五一堆的小伙伴围在一起玩赢贝壳的游戏，有赛手也有裁判，因为争执常常发生，便需裁判出面判决。一方的贝壳凹面朝上放在平地上，另一方平端了自己的贝壳在手指间，看准了用力砸下去，若对方的贝壳翻了个儿，那贝壳便归了自己，否则由对方采砸自己的贝壳。常常是一方输光了贝壳，旁观者立刻补了缺接着来，或者双方输输赢赢不分高下。如此单纯的游戏在少时的岁月里却是那样的诱人和令人着迷，常常要在大人再三的催促声里才会依依不舍地散了开去。

夕阳下山的时候，打水漂的开始肚子咕咕地叫起来。拈毛毛丫的早装得衣兜鼓鼓的，手里也要握不住了。捡贝壳的走起路来特地晃动着衣兜，就为了听那贝壳碰撞在一起哗哗的脆响。于是呼朋唤友声里，大家便重又聚在一起，抱了瓶儿缸儿，拿了网儿篮儿，带着疲惫、满足、收获和快意，于夕阳的余辉里拖着散漫的步子走回村子里去了。

夏季里，在清清的桃园河里戏水是一件很畅快的事。黄昏时分，烈日敛起了炙热的光芒，清风徐徐，带来丝丝清凉，这时候跳进桃园河里，那份酣畅，那种舒适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偶尔的有鱼儿贴着身子游来游去，痒痒的，待要捉时早没了影子，但那份惊喜，那种快意至今回想起来，仍是那样地清晰，使我有恍若昨日的感觉了。

我最期盼的事还是能在桃园河里捉鱼儿。夏秋季节里，河水浅到大约只没得住人腿肚子时，站在河岸边，便可看到半尺多长的鱼儿成群结队地在水面上游来游去。这时候，任谁都耐不住下河捕捉的诱惑的。脱了鞋子，高高地挽了裤腿儿，赤脚踏进清凉的河水里，选一段鱼群较多的河段，两头用河泥做了坝子拦住，然后并拢了两手把水舀出去，快见了底儿时，鱼群便惶惶地四处乱窜乱跳起来。这时节，你便满心欢喜地尽着往桶里捡鱼儿吧，有草鱼、鲤鱼、鲫鱼，还有扁着大嘴巴的鲢鱼儿，看着他们在桶里翻上跳下的样子，那感觉比久渴时饮了甘泉还要令人喜悦和爽心。

然而，一年里桃园河难得有浅河的时候，偶尔地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却似乎未曾赶上过捉鱼的趟儿。记得一年夏末，放了学得了信儿赶去时，早见了一、二里长的河底里满是捉鱼的人儿了，根本没了我的位置。心里懊恼得不得了，又痒痒得猫儿挠着似的难受，然而也只有眼巴巴地望着的份儿。最后向人家讨得了几条五彩的小鲫鱼，这才稍慰了心怀，悻悻地回了家去。好在那几条小鲫鱼我养了许久，但最终也没有逃脱做了猫食的命运。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沿凌走”，几场大雪过后，桃园河便冻的结结实实的了。找了重重的石头用力地砸下去，不过砸出个不大的坑儿，溅出些许的冰花，沿着河再砸上几处，如果都是这样子的，便可以下河滑冰了。凿个冰块儿或者找个瓦片儿，用一只脚尖踩稳了，向前一蹬，一下子便可滑出好远的距离。河面不宽人却多，因此便少不得碰撞和摔交。这时候，嬉笑打闹声，尖叫吵嚷声便响彻了桃园河，惊扰得半个村子都听得到。

桃园河于我少时的岁月里是快乐的河，无忧的河，清澈的河，美丽的河。于静夜里忆及回顾，常令我留恋和神往。然而每每此时，一次于桃园河边的险遇便也会一遍遍浮现在脑海，使我疑惧，令我沉思。

大约是七、八岁时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和几个玩伴到桃园河边玩耍。一忽儿上到核桃树上摘油绿肥厚的核桃叶子，揉碎了闻那清香的味儿，或者包在一块塑料纸里揉出汁液来便可将纸染成淡黄的颜色；一忽儿跑在河岸上捉逮小小的刚长了四脚的小青蛙儿玩，或者看到漂亮的蝴蝶飞来便脱了衣衫去捕捉。那时桃园里的菜地正浇着水，清凉的水儿由一旁的井里抽在一个不大却很深的水泥池子里，再经河岸下的阴沟里流出，沿着小河沟流进菜地里去。因

此我们几个热了便蹲在小沟边撩着清凉的水儿洗脸戏耍，渴了也便捧了水儿喝上几口。也有蹲在水泥池子上捧了那刚抽出的水儿喝的，我看别人那样喝得挺自在，便也学了样子蹲上了窄窄的池沿子。然而，从蹲上池沿的那一刻起，再到被人从池子里捞上来，这中间经历了多久，发生了什么，我却一点知觉都没有，感觉和记忆在这段时间里成个空白。浑身落汤鸡似的睁开眼看时，便见了小伙伴们惊惧着脸和一个瘦高的电线杆子似的人湿了半条裤腿站在我的面前。

他们告诉我，我掉进池子里去了，幸好救得及时，若卡在阴沟里后果就无法设想了。那个救我的人我认得，是我们村子里个子最高的，现在想来个子要在两米以上吧，不知道他的真名字，只知道大家都叫他大个子。或许是年龄小的缘故吧，我一句感激的话也没说，只记得当时除了后怕之外，便是自觉很狼狈，然而在心里我却从此记住了这个于我有救命之恩的大个子。也由此事我便常常想：生与死，喜与悲有时真的就在一瞬与一念之间，人生的旅途上有谁能真正把握得了自己的命运？惟其难以把握，所以才需珍惜。

父亲和树，树和父亲

父母道德高尚，是子女健康的、生气勃勃的、精神丰富的生活保证。

——苏霍姆林斯基

父亲把什么都埋在心底。我敢肯定，母亲诉说的父亲倾听的，都与爱情无关，但与庄稼有关，与年景有关。

新房子刚修好的时候，显得突兀，又孤单。父亲说，老辈子们说了，该栽些树才好。隔几天，父亲便抱回一捆树苗，喊上母亲和我，房前屋后地栽。栽好树，父亲拍拍手，说，这下房屋的根就算扎住了。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笑。

没几年，仿佛在一夜之间，树们便茂盛起来。冬天，柏树们挡住四处乱窜的风，不再让它们往门缝里往墙缝里往瓦缝里钻，不再让它们往我们的衣领里裤脚里钻；猪们也不再在夜里被风刮得哼哼叽叽地乱叫。某个早晨，还在睡觉，满院桃花、梨花的味道便来惹我们的鼻子。父亲立刻醒了。父亲说，哎，你们看，春天长了四只脚呢，它忙忙地又跑回来了。父亲说着这句话，便起身去打开房门。父亲一打开房门，很多事情便涌进来，叫嚷着催我们快去做。父亲便第一个扛着锄头去山上翻挖春板地。夏天的四五月，我最忙了。一天几次地跑到树下去望青得滴水的果子，望好一阵，才极不情愿地咽着泛得满嘴的清口水，往回走；或者，拿一支竹扒网些蜘蛛丝，去屋后的千丈树林里粘蝉子。一面粘，一面用手去揩脸上的汗水，揩得满脸油黑。一到秋天，母亲的笑最多。母亲指着一棵梨树，说：“明娃，你要把这树上的果子看好，这是你过年的新衣裳呢。”母亲又指着一棵核桃树，说：“明娃，你也要把这树上的果子看好，这是你今年的学费钱呢。”

大院子里的人扛着锄头或者掬着粪桶从我房门口过，有的就停下来，看着茂盛的树们，说：“狗日的树，长的多好；恁好的树，把后辈都荫好了，谁家屋里怕要出人物呢。”又说：“我是说他娃儿黎明读书读得，怪不得是有这些树佑着呢。”……听了这些话，父亲的脸立刻活泛起来，房前屋后地再把树们仔仔细细地看一遍；接下来的几天，再重的活路，在父亲手里，都显得轻巧。

记得有一年，我为了图方便，便将牛胡乱地拴在了屋后的那片小千丈树林里。等我和小伙伴从山上取完鸟窝回来，几棵小千丈树便半腰折断在地上；父亲正拿着一根黄荆条抽打那条老水牛。自然，我也挨了一顿黄荆条的好打。挨过黄荆条后，那条老水牛再不敢拿角去抵小树了；我呢，再不敢图方便把牛往小树身上拴了。父亲拿黄荆条抽打老水牛和我的时候，

母亲就站在旁边，没有去拉父亲。母亲晓得父亲心痛那些树，母亲晓得父亲的脾气。母亲晓得，就算去拉，也是白拉。还有一年，灶屋门前的那棵梨树突然就死了。父亲说：“都是我害了它呀，都是我害了它。”父亲这么说，因为梨树是遭虫蛀死的。“我为啥就忘了给它刨虫呢？我年年都给它刨虫，为啥独独今年就忘了呢？”父亲这样说还是不能释怀，便又去责怪母亲：“我没有发觉它遭了虫，难道你也没有发觉么？我今年忘了给它刨虫，难道你也没有记起么？”那几天夜里，我都会听见父亲沉重的叹息声。整个冬天，父亲好象一直都没有开心地笑过。即使是在我破天荒地考了全年级第一名的时候。

几年以后，父亲站在灶屋门前，站在那棵梨树曾经生长的地方，都还在叹息：“唉，可惜了那棵梨树，恁么好的一棵梨树，都怪我。”父亲叹息完了，就坐在灶屋门前的石头上，不声不响地抽闷烟。

一晃，多少年就过去了。我已长大成人，到了很远的外地去求学。房前屋后的树们，同父亲母亲一样，成了我记忆里的牵挂。今年冬天回家，我发现房前屋后的树都没有了。

“树呢，妈？”我跑到地里，问割菜的母亲。“屋后的那些柏树和千丈树都砍了卖给人家了。”母亲说。

“为啥要卖树呢？”

“你要读书，你弟娃也要读书，不把树卖了，哪有钱呢？”母亲说。

“那院坝边的核桃树、梨树、桃树呢？”

“没人经管，也卖了。”母亲继续说：“你不晓得要卖树的时候，你爸爸吃了好多烟喝了好多酒；卖树的那天，他看也不看人家砍树，就走了，都不晓得他那一天去了哪儿。”我坐在屋后的一截树桩上，翻来覆去地想父亲和树，想树和父亲。我觉得父亲和树就静静地站在我的身边。

夜里，我躺在床上，到处乱窜的风吱吱地叫着从门缝里从墙缝里从瓦缝里挤进来，直往我的被子里钻；我还听见猪们哼哼叽叽地叫了一整夜。我知道，那些树们，真的离我们远去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说：“昨天晚上好大的风。”

我说：“嗯。好大的风。”

母亲又说：“你盖好了没有？睡着冷不？”

我没有回答。我说：“妈，你冷不冷？”

母亲说：“冷。”

能不冷吗？树都没有了，谁来替我们挡住那些四处乱窜的风呢？我又想到了父亲，想到了还在广州打工不能回家过年的父亲。

父亲，你冷吗？没有了那些树，你一个人在外面冷吗？

苦命的二姐

我的姐妹！我亲爱的姐妹！难道还有比你更亲密更纯洁的称呼吗？

——拜伦

(一)

二姐现在安息在一堆黄土里。今天是清明了，那土堆上忍耐了一冬的枯草又长出嫩嫩的绿芽了吧？“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是常有越是深爱的、宝贵的，愈是不敢说、不敢碰这样的事吗？”人啊，是何其伟大、坚强，又是多么的脆弱、不堪一击！每个日夜，身在异乡的我无不想念起永不能再相见的二姐，多少个孤寂的夜晚，在狭小清冷的租房，坐在铺上一

张旧报纸的矮桌边，昏黄的白炽灯下，多少次抓起那支拙笨的秃笔，想要涂抹点什么，写写我的二姐，可直到笔尖的墨水渐渐干涸，我也捕捉不到可以下笔的一个词、一个字，一切的文字都是那样的苍白、别扭和矫情，有谁知道，一滴泪里，深藏着什么？或许，生活中最真实的痛感，一切的文字和艺术形式都永远无法表现和传达。但今夜，我还是努力拾些零碎、杂芜的汉字，缀成串串黑色的花束，在我回到故乡时，在二姐的坟头燃成只只翻飞的蝴蝶，我想，二姐一定能听到它们翅膀颤动的声音……2000年夏天，原在深圳打工的我，突发奇想回乡种起了平菇。又是一个闷热的秋夜，我把拌好的棉籽壳在门前水泥地上堆成堆、拍平夯实后，天早已黑下来。上床后很快就睡着了，夜里约11点钟，一阵特别刺耳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半夜三更谁打电话？我极不情愿地爬起来接。是在独山村的二姐夫打过来的，说二姐刚被发现喝了农药，现正送往医院，先送到栗木村个体诊所小李那儿。我和父亲赶紧拿了电筒往小李那儿赶，下过雨的山路泥泞难行，六七里的路程，我和父亲却走得像一阵风，积满了水的坑坑洼洼，被我们急促的脚步踩得泼泼作响，山道两旁的枝叶也被带得发出沙沙声。到了村部附近，我又叫醒住在此处的大姐跟我们一起。赶到位于公路边的小李诊所时，却发现整座房子黑咕隆咚，一切都在熟睡中，没有半点声息。父亲使劲朝房子喊了好多声，半天楼上才有个男人含糊地应了一下，父亲又大声地问了好多声，那人才说晚上没见到一个喝了农药的病人来过。“那肯定是送到港口医院去了。”大姐猜想道，公路上零星有几辆运货的大卡车疾驶而过，偶有一两个亮着独灯的大蓬三轮车，我们赶紧迎上去，到了跟前，驾车的连忙只摇手，车上都满满当当地装着清晨上市的新鲜蔬菜。一直走到港口医院，我们都没有坐上车。到了医院一打听，仍没这个人。天已经大亮了，风风火火在停车场找到去宁国海螺医院的车，我们已疲惫不堪而且更紧张起来——二姐定是在海螺医院无疑！病床上，二姐口上正插着氧气，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眼闭着，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两个外甥女珍珍、小毛，姐夫及二姐的小叔子等围在病床边或立或蹲，焦急而无助。大姐一见二姐如此境地，抓起二姐的手就嚎啕大哭起来，我拄着带来的一把伞，木木地立在二姐的床头，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眼泪，似乎也不知道难过。二姐已被洗过胃，据医生说大概没有生命危险。已快到中午时间，我和父亲先回去了，家里还有好多事等在那呢。第二天下午，一直提着一颗心干活的我们接到二姐夫那边打来的电话，说是赶快到医院来！当我和父亲黑着脸赶到医院的病房，已守在病床边两天的珍珍、小毛、小芬，还有大姐、母亲，都一下猛地哭起来……正在此医院实习的外甥女小芬（大姐女儿），又给二姐注射了几针催醒作用的针剂。不知过了多久，医院来通知我们，病人已无药可救，可运回家料理后事了。病房里早已沙哑的哭喊声再次撕心裂肺地涨起来……几辆手扶拖拉机载着我熟睡的二姐和从此难以入眠的我们，“突突突”地朝已不再是二姐家的独山村缓缓驶去。没有星星的苍穹下，田野里颠簸的机耕路，一道道艰辛醒目的车辙迅速被黑色的夜幕掩盖……

（二）

二姐孩提时，父亲在一个叫里家桥的村小学教书，里家桥离我们家10里路远，家里有十几亩田地的农活，有着一大群孩子（我，四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匆匆读了几年小学后，便每天跟着母亲上地下田挣工分，二姐正是上小学的年龄，天天跟父亲一起，天蒙蒙亮吃了母亲做的饭就徒步往里家桥小学赶，中午把带来的饭菜在小泥炉上热一下吃，晚上再跟父亲走回家（就是再怎么有事、哪怕再晚父亲都要赶回家的），那时全是磕磕碰碰、狭窄的山路、田埂路，有时二姐走不动了或遇雨雪天气，父亲就背上一阵。为补贴家用，父亲常会挑上一担一百多斤的松枝柴去黄渡街卖了再去学校，当然，这样要多走10来里的路程，也要起得更早，二姐依然是眼着父亲一起走，在去黄渡街的这一段路上，二姐就要背自己的书包了，父亲也背不了她，还要帮父亲打手电筒照路，有好几次，二姐跌了一身的黄泥……一直到今天，父亲上黄渡街，那些与父亲熟识的人还经常开玩笑地说对父亲说：“李老师，今天上街没带一担柴来呀？”二姐读到初中毕业，家里已不能再供她继续上学。二姐的各门学科

都学得很好，有很多要好的同学，还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不知道的看了都以为男孩子写的，遒劲而大气。回乡务农后，二姐样样农活都干得出色，每日的粗茶淡饭照样使得二姐日益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那时绝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几年后，经人介绍，二姐嫁到了同乡的独山村。姐夫姓曹，长得挺不赖，有着木工手艺。记得二姐出嫁那天，年幼的我挑着围桶、脚盆、床帘跟着送亲队伍到了姐夫家后，我听信一些大人的“教导”，硬是让姐夫给了两块钱的红包，才肯让那副很轻的担子接进屋放下。一年后，外甥女珍珍来到人间，又过了一年，上天又给她添了一个妹妹小毛。不知是因为连诞两个女儿，公婆的脸色不好看，丈夫的不高兴，还是二姐自己心里觉得“不争光”，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缘故，生下小毛不足一个月，二姐忽然变得神情恍惚、举止失常，姐夫跟我父亲商量，把二姐送到了邻县南陵的精神病院。

在送二姐去医院的路上，二姐突然逃脱家人的看守，冲到高高的、陡峭的河堤旁就要往下跳，幸亏当时也在场的大姐夫眼疾手快跑得猛，一把抓住二姐那双长度及腰、粗黑油亮、已飘起来的大辫子，才没让二姐落入那浪涛滚滚的河水中。从二姐开始住院，小毛便在我家里，由我们全家照顾。后来二姐病好出院，小毛仍留在我们家，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恰巧父亲在家里办学堂，小毛便在我家里读书，这样一直到三年级，其间只在逢年过节时，二姐、姐夫才接她回去团聚，过后再送过来。听奶奶说，她找大仙给二姐一家算过命，二姐跟小毛“相克”，只能这样。

(三)

二姐虽然只几个月便病好出院，但一直不间断地吃着药丸，身体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胖得很厉害了，据说是吃药的副作用所致。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珍珍、小毛不上学，二姐常常会带上一个女儿（二姐夫白天常外出做手艺，留一个在家看门），走过一截田畈，再翻过两座小山岗，来到我们家，帮父母干些农活，跟父母、奶奶拉拉家常，歇一夜，第二天吃了中饭再回去，下一个礼拜再带上另一个女儿来。有时星期六没见着二姐，我便会不由的问奶奶一句：“怎么今天二姐不来啦？”二姐虽然身体胖了许多，但做什么事都不比以前差，无论田地里的脏活累活，还是繁杂的家务、缝补针线，样样都做得干净利落、清清爽爽，看不出患过精神病对她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农闲的时候，常有婆婆妈妈们拉她去打麻将，但二姐很少去，而是常把小毛、珍珍上学的教科书拿来很认真地读，并跟女儿们交流看法，这一点让我很是惊讶——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赋闲时不是泡在电视机前，就是热闹在麻将桌边，有几个拿了书读，还是教科书？一次二姐在我家跟我闲聊时冒现一句“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我当时想，这句话出典在哪儿，我怎么没听过？后来在小毛课本的一篇课文里看到了这句歇后语。一次我还看到二姐房里一张录音带的歌词，上面有很多二姐的字迹，我仔细一看，大概那录音带是盗版的，歌词纸上有三十多处错别字，全被二姐一一订正过来，一个个字写得小而端庄，一丝不苟。珍珍、小毛都还小的时候，二姐夫用家里积攒了好几年的一万多块钱买了辆手扶拖拉机，每天到宁国水泥厂拉一车“海螺”牌水泥到宣城去卖，赚点运输费，渐渐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干脆又干起了老本行做木工手艺。家里的两个女儿读书要钱花，而且村上一幢接一幢拔地而起的小洋楼，日益让二姐那低矮的三间砖瓦房相形见绌，二姐也流露出想早一点住上新房的想法。二姐夫常在外面，家里的一些杂事，田地里的农活，几乎都落到了二姐的手中，每天起早贪黑忙里忙外，还要安顿好两个女儿上学。有两三年，莲藕的价钱不错，二姐便不失时机地种了一大块水田，并悉心照料，有空就拾些农家有机肥施上，年底上市时，每天白天手脚泡在寒冷刺骨的淤泥里挖藕，晚上让女儿帮忙掌灯洗干净装好，凌晨3点多钟就起床一人挑上满满的担子去街上卖。本来村里每天都有上街跑营运的三轮大蓬车可搭乘，不用肩挑也不必起那么早，但二姐却天天早早地起来挑着担子从小土路走到街上。有人问她干嘛要受那份罪，她却说，又不太远，担子也不很重，清早上走走路使使劲，反而舒服些！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二姐不舍得花那一块五毛钱的车费。

就在二姐去世前几个月，因身体有不适，曾在宁国的海螺医院看病住过一段时间，二姐的小姑子小霞家就在医院附近，小霞一家常来看望二姐。考虑到二姐烧菜要用和补充营养，一次，他们给二姐带去一罐头瓶猪油，二姐很高兴地要了。病愈回家后不久，便让跑运输的二姐夫顺路给小霞家带去一大瓶猪油，和许多自家种的新鲜蔬菜。一次小郭（小霞丈夫）来二姐家玩时，便有些生气的对二姐说：“我们家连一点猪油都吃不起呀？你生病给你点猪油你却还我，你那么过细（仔细）干嘛？”二姐却笑着说：“有时候缺什么东西，哪怕别人给一点点也是好的。旁人对自己的好哪能忘？你们城里人自家也没有这东西，还要去买，再说，我们自家喂的猪，吃的是米糠野菜，炼的油也香，给你们尝尝，有什么不该的，还说啥？”这件小事小郭曾对我说过两次，一次是在二姐家同他一起吃饭，还有一次也是在二姐那儿，是在二姐去世后。我跟小郭接触不多，有机会碰在一起的时候，他总会不由的向我说起“大嫂子”（二姐夫排行老大）的好，每次去她家，都是极热情。作为二姐最小的弟弟，这一点我当然也深有体会。还是刚教书那会儿，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来到二姐那儿，二姐见到好久已没到她家的小弟，赶紧让二姐夫到村上一农家费了好大劲抓了只大肥鸭买了回来，马上就灌酒拿了菜刀，准备让姐夫跟我喝两杯，我一见状，便对二姐说，我是要回家的，故意从你们家拐个弯，来看看珍珍、小毛她们。为了“刀下留鸭”，说完我就要走。二姐一把抓住我，说什么也不让我走，看我执意要回去，二姐气得发起火来：“鸭子都买了，烧起来快得很，吃过饭谁不让你走？要是夜里不在这儿歇，走时给个电筒你，大男人有什么怕的？要是现在走，以后不要来了！”看二姐有些发怒的脸，我只好留下来吃饭。

（四）

熟悉二姐的人都知道，二姐的性格很倔强，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她平日的点滴言行举止上，甚至她的死也直接跟这相关。二姐喝农药那天，村里一本家建新房，请她帮忙做饭，二姐很爽快地去了，就在忙前忙后不亦乐乎的时候，却听到跟她一起来帮忙的一妇人似有所指的说：“说起来是帮忙，好听的很，其实只是绕得好看（意为走来走去），能做什么事？”好胜心强的二姐觉得别人是在说她曾患过精神病做事不行。快到吃中饭的时候了，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上午的二姐，一口饭都没吃，跟东家说了声头疼，就回家躺在床上休息。当天我母亲和我们姐弟的几个小孩都在二姐家，天黑时母亲叫她起床吃饭还是没起来。半夜里，跟二姐睡在一床的母亲突然嗅到一股很浓的农药味，慌忙拉亮灯，只见二姐嘴上有着不少的白沫，刺鼻的药味从二姐口中一阵阵喷出，母亲赶紧叫来我二姐夫等人，用农村流传的土方法——灌肥皂水洗胃，可已整整齐齐穿好衣服的二姐却死死地咬住牙，不让他们得逞。后来我在二姐家看到那个褐色的药瓶，是剧毒的甲铵磷杀虫剂，500克装的，已经是一个空瓶，瓶子上拴着的一截线麻轻轻一拉就断了。住在隔壁的珍珍小爹说，二姐夫给庄稼打农药，一般都是现打现买，很少把农药留在家里，且都是用杀虫双之类低毒的农药，这几年都没用过甲铵磷，那瓶药还不知道是哪一年什么时候二姐偷偷藏下的……我那可怜的二姐竟早有此心！而且她还选了个“很好”的时机，在她永远地离开人世之前，她看到了她那操劳一生的母亲，那几个可爱的侄儿侄女……说起我的二姐夫，我又不免的想写几句。他木工手艺做得挺好，待人接物也不错，有一门不好的习惯就是爱打牌赌博，虽然来的不是很大。这让二姐很是气愤，总是怒其不争，但二姐夫似乎是秉性难移，二姐苦口婆心地一句句劝告只当作过耳轻风。一次，二姐夫在牌桌边战得正酣，又被二姐抓个正着，二姐便跟他吵起来，并以命令的口气让他马上回去，二姐夫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了男人脸面，竟扬手打了二姐一耳光，那一天，我母亲也正好在二姐家。这一巴掌也永远打在了我心里……。有一回，二姐夫在城里做手艺，二姐去看他，二姐夫便带她到处逛逛，在公园里的“大风车”游乐场，二姐很想跟二姐夫坐上那个小吊篮“兜兜风”，但二姐夫却说那有什么好玩的。二姐后来到我家谈及，脸上颇有些遗憾之情。我常在心里对二姐说，二姐，要是你还在多好啊，你的大弟现在已在这美丽的城市买了商品房，我在这边工作得也不错，闲时带孩子们到这儿住上些时日，我和哥哥可以带